



缘结 如意藤

元与西藏



包丽英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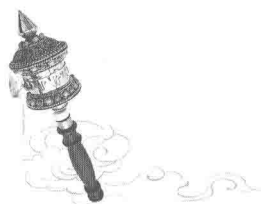
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得者包丽英以史为基，
以文为脉，为您铺就结缘雪域之路……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缘结 如意藤 元与西藏

包丽英 / 著

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得者包丽英以史为基，
以文为脉，为您铺就结缘雪域之路……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缘结如意藤:元与西藏/包丽英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7-204-14052-7

I . ①缘… II . ①包…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8619 号

缘结如意藤 元与西藏

作 者 包丽英

责任编辑 朱莽烈 于汇洋

装帧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4052-7/I · 2710

定 价 35.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 3946298 394626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 3946120

内容导读

蒙古立国时，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八个各自独立的政权，中部有金和西夏，南部、东南部有大理（今云南）和南宋，西部、西南部有畏兀儿（新疆）和吐蕃（清朝时始称西藏），北部、西北部有蒙古和西辽。在这八个独立政权中，西夏和畏兀儿的国民都信奉佛教，也有吐蕃僧人在其地传教。因此在成吉思汗逼降西夏，畏兀儿主动归附之后，蒙古人已与藏传佛教发生接触。同时，蒙古兵威之盛，通过在这些地区传教的吐蕃喇嘛，亦为雪域高原僧众所知。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以武力统一青藏高原各部族，建立吐蕃王朝，迎来了藏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吐蕃在国力最为强盛时，领土曾扩张到青海、西康等地。随着政权巩固、国富民强，松赞干布做出了用佛教作为集权国家共同思想基础的决定。此后，来自印度的佛教，经过藏民族的吸收与改造，发展成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并且可与汉地佛教、南传佛教相并列的佛教重要支派——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其中，宁玛派奉早期传密宗入吐蕃的莲花生为祖师，该派僧人穿红色袈裟，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噶当派以显宗为主，主张显、密相互补充，在修习次第上主张先显后密，该派信徒最多；萨迦派是著名僧人款·贡却杰布（1034—1102）所开创的一个新教派。当年，贡却杰布在后藏仲曲河谷建

立起一座“白宫”，这就是有名的萨迦寺。因萨迦寺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纹，所以该派俗称“花教”；噶举派系由在家的佛学大师玛尔巴创立，“噶举”意为佛语传承。平时，玛尔巴按印度密宗习惯，着白色僧裙和上衣，因此该教俗称“白教”。该教是藏传佛教各系中支派最多的一系，有“四大八小”之说。

早在畏兀儿归附蒙古之时，吐蕃的北面就已与蒙古领土交界。窝阔台汗继位后，派次子阔端经营西夏故地。阔端通过数年用兵，直接控制了吐蕃外围的东、南诸路，对吐蕃形成了大包围之势，统一吐蕃势在必行。

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秋，阔端派大将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进入前藏地区。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阔端的目的是想了解吐蕃的政治、宗教现状，以便将来物色一个有声望、有号召力的人物前来凉州商讨吐蕃诸部归顺蒙古大事。

两年后，窝阔台汗病逝，汗位之争旋起。此间，阔端派多达那波作为金字使者，携带邀请诏书和礼物前往吐蕃，邀请其地宗教领袖往凉州与之一会，共商吐蕃归附蒙古大事。在吐蕃各教派法主多对阔端的邀请犹豫不前时，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亦称萨班）却主动应召，这才有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凉州会谈。

萨班系萨迦派第四祖。他学识高超，熟知佛理，虽然他的宗教活动主要以后藏的萨迦寺为中心，但他在前藏也拥有极高的声望。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谈，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它最早建立起吐蕃与蒙古统治集团间的直接政治关系。阔端授予萨班管辖吐蕃全境的权力，从而达到统治吐蕃的目的，奠定了其后元朝在西藏建立行政体制的基础。而萨班在阔端的支持下，从一个教派法主登上了政治活动家的舞台，取得了在吐蕃僧俗势力中的领袖地位，亦成为蒙古在吐蕃进行行政管理的代理人。

元朝建立后，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国师，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事，总掌西藏政教大权。至此，西藏作为中国的行政区域、中国的西南边疆，才正式固定下来。

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长子，1251年至1259年在位）登基，蒙古政局趋于平稳，当时，萨班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不久即在凉州圆寂。圆寂前，萨班将自己的法螺与衣钵正式传于侄儿八思巴。八思巴既是萨迦派第五祖，

也是后来的元朝帝师。八思巴继承法位时，蒙哥汗对吐蕃的统治模式已然发生变化，不再是独以萨迦派为尊，而是将蒙古的分封制移植到了吐蕃。分封过程中，萨迦派仍被划归阔端后王，如此一来，萨迦派的势力与其他以大汗兄弟子侄为施主的各派势力相比就明显逊色。若想改变这一现状，尽快寻找一位出身拖雷系的亲王为其靠山就成为当务之急。经过权衡，八思巴选择了与他有过两面之缘的大汗亲弟忽必烈。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八思巴不仅慧眼独具，而且，他对忽必烈的坚定追随亦为他赢得了忽必烈一生未变的信任。

蒙哥汗病逝后，忽必烈取得汗位，即位之初，即将八思巴封为国师。忽必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与大蒙古国、汉地传统王朝都有继承关系的元帝国，所以他格外关注对吐蕃的治理，定策通过安抚并争取各教派僧人的支持，将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将吐蕃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他派遣金字使者入藏调查，在吐蕃建立和完善驿站制度，在此过程中，八思巴一直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配合。

至元元年（1264），八思巴和弟弟恰那多吉受忽必烈委派，返回吐蕃完成忽必烈交给他们的使命：在吐蕃设置中央王朝的机构，建立新的行政体制。八思巴不辱使命，经过艰苦的努力、斗争和与各地政教首领反复商谈，首先对吐蕃近六十万人口进行了米德和拉德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借鉴蒙哥汗当年在前藏地区诏封万户长的做法，主持划分了十三万户，调整和确定了各万户的辖区，建立了万户的管理机构。之后，八思巴正式建立了管理吐蕃地方政教事务的萨迦地方政权，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是八思巴，以后为历任帝师。此外，八思巴还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创设了拉章组织（由十三种侍从官员组成）。八思巴创建的这种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被后来的五世达赖所借鉴和采用。

至元四年（1267），八思巴奉旨返京。他向忽必烈汗进献了由他创制的新型文字——八思巴文。八思巴文也称方体字，被忽必烈钦定为国字，主要应用于元代官方文书及官方造发的印章、碑刻、牌符、钱钞等上面，也翻译了不少汉文书籍、藏文或梵文佛经。虽然后来八思巴文因其字母过多，书写不便，最终被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尔改进的蒙古文所取代，但它在蒙古文化史上确曾占据过重要的地位。

因八思巴完成在吐蕃的政治建制和创立新字之功，至元七年（1270）四

月八日，忽必烈下旨，敕封西土法主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并赐玉印。其时，南北统一战争已拉开序幕。次年，八思巴出居临洮，忽必烈希望他能够凭借帝师的威望安定甘青藏族地区，保证元军攻蜀的胜利，并有效协调在甘青的阔端后王、朵思麻宣慰司、巩昌总帅府之间的关系。

出镇临洮之初，八思巴并没有辞行帝师职务，当时他的本意还要返回京城。然而，至元十一年（1274），萨迦派发生了一些必须由八思巴亲自解决的事情，需要他返回吐蕃一趟。在向忽必烈奉表辞行时，八思巴辞去了帝师一职，将帝师法座交给了他的异母弟。再次回到吐蕃，八思巴确定了胞弟恰那多吉的遗腹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免除了野心勃勃的贡噶桑波的本钦职务。正当八思巴致力于理顺萨迦政权的关系，确保吐蕃及所有藏区始终如一地臣属和效忠中央政府时，他却于至元十七年（1280）的十一月在萨迦南寺的拉康拉章突然圆寂，虚年四十六岁。

忽必烈与八思巴一别成永诀，他的内心却一刻也不曾忘怀这位与他亦师亦臣亦友的吐蕃高僧。据载，有元一朝共十四位帝师，他们中既有与八思巴一脉相承的款氏家族成员，也有八思巴的弟子。纵观八思巴之后的历任帝师，无一人 在声望和影响上超出八思巴。作为一位杰出的宗教及社会活动家、佛学大师和政治家，八思巴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用毕生精力促使吐蕃和广大藏族地区归附元朝中央，为加强吐蕃与内地的联系而不懈努力。八思巴和忽必烈开创的中原皇室与藏区佛教领袖的宗教、政治关系的格局，影响了元明清三朝数百年。不仅如此，八思巴主持或参与的元朝在藏族地区建立军政机构、建立行政体制、建立驿站、清查户籍、推行法律等工作，都极大地推进了藏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于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藏族形成认同统一的民族心理，对藏汉、藏蒙民族关系的发展，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元朝在忽必烈治理下达到鼎盛时期。忽必烈平定云南，并域吐蕃，灭亡南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统一。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里数只能以经度和纬度计算。这样的大统一，拆除了宋、金、西夏、大理、吐蕃、畏兀儿、西辽、蒙古等各政权并立以来的此疆彼界，结束了中国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在大一统的局面形成后，忽必烈接受郭守敬的建议，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分赴全国指定区域进行实地测量及天文学工作，其观测范围北到北极附近，南到曾母暗沙（位于南沙群岛南端），具体观测区有北海、铁勒、衡岳、南海等二十七处，而在南海所设的观测点就在黄岩岛（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附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海测验”。

大元帝国的广阔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雏形。在风云变幻的中世纪，在中国实现大一统的进程中，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阔端，萨迦班智达、八思巴……这些无疑都是那个时代最令人无法忽略、也最令人无法忘怀的名字，他们作为民族领袖、宗教领袖，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历史赋予他们的舞台上，或仗剑驰骋，纵横捭阖，或奔走和谈，斗智斗勇。不可否认，他们的身上固然有着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鲜明而又深刻的烙印，即便如此，在新疆、西藏、台湾、中沙群岛、南沙群岛陆续固定下来并最终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过程中，他们的功绩恰如那天空中灿烂永恒的星座，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彩。



目录 | contents

缘结如意藤：元与西藏

- 第一章 皇子阔端初入吐蕃 // 1
- 第二章 凉州会谈 // 36
- 第三章 初会忽必烈 // 61
- 第四章 一相知永相随 // 90
- 第五章 龙虎斗 // 132
- 第六章 那高原的风 // 170
- 第七章 青锋剑·如意藤 // 200
- 第八章 莲心 // 223
- 第九章 无限江山 // 253

第一章 皇子阔端初入吐蕃

壹

初秋的凉州，空气中仍残留着令人不适的闷热。

城中，昔日的节度使府灯火通明，却不闻任何喧杂之声，显得异常安静。原来的节度使府正堂权作帅府，里里外外被修缮一新，掩去了几度战火留下的痕迹。随着江山易主，如今这里已成为蒙古右路军统帅阔端与诸将升座议事的场所。

气派的帅府里，桌案圈椅、一应家具齐备，粉刷一新的墙壁不事装饰，只在一侧挂着一幅硕大的羊皮地图。

阔端敞着衣领，抱着双臂，在挂图前站了很久。他昨天才从蒙古本土返回凉州城，几个月前，他返回汗营参加忽里勒台（集会），在忽里勒台上，他被父亲窝阔台汗任命为西路军攻宋主帅。

蒙古与南宋，在双方合力灭金前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交集。虽然从成吉思汗立国后两国就有贡使往来，也多是为了试探对方虚实。至蒙古大举攻金，两国有过几次小的军事合作，即便如此，在政治上，两国间仍旧没有实质性的关系。

蒙古第一次西征结束，成吉思汗将灭亡西夏提到议事日程。蒙古大军在

成吉思汗的指挥下，连战克捷，西夏不到两年而亡。就在西夏末主投降前夕，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病逝，临终之时，他留下联宋灭金的遗命。蒙古与金国素有“灭丁杀祖”之仇，而南宋与金国亦有“国亡君辱”之恨，新仇旧恨是两国形成联合的纽带。

然而，对于这样刚刚并肩作战过的“盟友”，他们之间的战争又是因何而起呢？

说起因由，还得追溯到窝阔台即位后的“三大征”。

在成吉思汗病逝后的第三年（1229）春天，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立，经忽里勒台正式选举和确认，其三子窝阔台成为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伊始，便着手进行三大征：其一，命蒙古名将绰儿马罕率十万骑兵出征原花剌子模故地，消灭逃亡多年并试图复辟的花剌子模旧主札兰丁，巩固第一次西征的成果；其二，派另一名蒙古将领渡过鸭绿江，出征背盟的高丽人，以确保蒙古全力攻金时东线的安全；其三，联宋灭金，完成成吉思汗的临终遗命。

绰儿马罕不负重托，很快击败札兰丁，令中亚、西亚的复辟力量遭到重创，短期内不堪与蒙古为敌。

东征高丽的战争以其将领洪福源的迎降而告初胜。此后，高丽一方有过几次反复，尚不至于对蒙古掌握的辽东地区产生威胁。

随着东、西两侧的局势趋于稳定，蒙古加快了灭亡金国的步伐。按照蒙宋协定，蒙古主力假道于宋，从南北东西同时向金国发动了全面攻势。著名的三峰山战役，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以三万骑兵消灭了五倍于己的金军精锐主力，这也是金国赖以支撑的最后一支抗蒙力量。经此战，所有金国的抗蒙名将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汴京，金哀宗不得不避走蔡州。

窝阔台汗六年正月（1234年2月9日），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哀宗在幽兰轩自缢。根据当时蒙宋朝廷订立的协约，金国灭亡后，陈州（今河南淮阳）及蔡州（今河南汝南）以南划归南宋，陈蔡以北划归蒙古，蒙宋平分河南诸地。两下交割完毕，蒙古汗国留下汉将刘福为河南道总管，负责新领地防务，主力则依约撤离河南，返回河北。

南宋与金国可谓百年世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为金国所灭，九皇子赵构泛舟海上，赵宋一脉不绝，建立起南宋政权。从高宗赵构始，直到孝宗、光宗二帝，一味苟安江南，全无恢复中原之志。到宁宗时，经权臣

韩侂胄积极运筹，组织过一次北伐，结果却是铩羽而归，宋廷不得不以献上韩侂胄的人头来向金国乞和。

宋至理宗即位，国事日非。王公大臣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军队腐败，缺额严重。土地兼并严重，物价飞涨，普通百姓生活艰难，怨声载道，起而抗争者前赴后继。这一切都动摇着南宋政权的根基。

而此时，蒙金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金国统治已是岌岌可危，气数将尽。多少年来对金国委曲求全、以钱帛换取和平的南宋朝廷，也一反蒙金战争之初的观望态度，先是停止向金国称臣纳贡，接着与新兴的蒙古帝国南北夹击，不断出兵袭扰金国南部边境，意图恢复北宋时期的国土。蒙宋合力灭金后，南宋淮安安抚使赵范、淮安制置使赵葵见蒙古主力撤离，河南陈蔡以北只留下一支汉军驻守，力量薄弱，有机可乘，遂将一封奏折递在理宗案头，提出了抚定中原、守河（黄河）、据关（潼关），恢复三京（汴京、洛阳、归德，也即今开封、洛阳、商丘），阻止蒙古大军渡过黄河南下等五条计策。

此奏折一上，在朝廷中引起巨大震动，一时间朝议纷纷，不少大臣如邱亦等人坚决反对轻启战端。这些人中，有些原本也不赞成联蒙灭金，他们担心金国灭亡后，宋朝廷会为自身招来更危险的敌人。可惜当时皇上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如今，金国既亡，他们觉得还是与蒙古相安无事最好。

只有右丞相郑清之支持二赵，坚决主张出兵蒙古分地。

战和不定间，理宗想起历代先皇未酬的壮志，不由得萌生了建立超越父祖功业的念头。理宗执意如此，与他在位时天灾人祸不断，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有一定关系。他的想法，灭金之后，他若能一举收复三京，对鼓舞士气，凝聚民心，转移和缓解经济压力都有莫大帮助。何况，理宗从心里也觉得蒙古军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正如郑清之力陈，若非南宋借道，宋军相助，蒙古能否灭金也未可知。而今蒙古主力北撤已有一段时日，陈蔡以北刘福守军势单力孤，倘若不利用这个机会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只怕以后更没机会出兵复国。

理宗主意既定，不听多数朝臣一面备战，一面讲和的计策，一意用兵。六月，他调赵范从黄州（今湖北黄冈）出兵陈蔡，命赵葵、全子才率淮西六万军队攻取泗州，会师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由金降将崔立驻守，全子才兵至汴京，崔立部下杀主将投降，全子才不战而收复汴京，命人向朝廷报捷。不久，赵葵也至汴京与全子才会合。此时，全子才因后继粮草迟迟未至，

不敢轻举妄动，足有半个月没踏出汴京城一步。赵葵担心蒙古主力不日南下，催促全子才立刻兵发洛阳。全子才被逼无奈，不得不敷衍似的派部将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夺取洛阳，又派杨谊率一万五千强弩军跟进。两军只给五日粮。

徐敏子兵至洛阳，发现城中并无守军，只有贫穷民家三百余户开城投降。徐敏子心中起疑，总觉得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似乎里面蕴藏着什么阴谋。第二天，军队粮草不敷，不得已采蒿和面，权作军粮。

强弩军行至洛阳东，遭到伏击溃散，将士逃命心切，慌乱中你拥我挤，不慎跌入洛水，溺死者甚众。主将杨谊只身逃走。强弩军遭到重创的同时，占领洛阳的宋军因断粮无法坚守，不得不弃城而去。

另一边，赵范、赵葵、全子才分进合击，几乎兵不血刃拿下陈蔡以北的大部分州郡后，才发现他们都上了刘福的当。

刘福其人，心机深沉，颇有谋略，他奉命留守蒙古分地，一直十分留意宋军动向。得知宋军分路北上，他自忖寡不敌众，一面将军情紧急上奏汗廷，一面坚壁清野，带着合城青壮劳力一起撤到河南北部边境，等待蒙古主力南下回援。这也是宋军所复州郡都是空城，迎降民户既穷且疲的真正原因。不过数日，分占各州城的宋军便普遍面临断粮危险。赵葵往汴京催粮，怎奈久候不至，而蒙古主力正在南下汇集河南诸州郡，刘福也杀了个回马枪，赵葵等只好逃回京城。

陈蔡以北诸州城重又回到赵福手中，南宋朝廷一举收复三京（汴京、归德、洛阳）的计划失败，不得不紧缩兵力，加强北部防务。南宋水师强大，远非蒙古可比，理宗有恃无恐。不过，他在盛怒之下，还是将赵葵、全子才等主战将臣全部降职了事。

貳

窝阔台汗怨怒南宋背盟，于次年（1235）六月召开忽里勒台，定策同时向西、向东、向南用兵，这是窝阔台在位时组织实施的第二次“三大征”：西征欧洲、东讨高丽、南伐南宋。窝阔台汗决定派遣数路大军远征诸国，遂下令全民动员。其征集办法如下：蒙古人十人中，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每十户，一人南征，一人东征。

由于大那颜拖雷在三峰山战役后的十月即病逝于蒙古汗廷，在选择南征部队的统帅时，窝阔台汗经过慎重考虑，将中路军的统率权交给了他最钟爱的三子阔出，将西路军的统率权交给了次子阔端。东路军则由蒙、汉将领共同节制，配合中路军夺取京湖诸城。

阔端参加完忽里勒台，辞别父汗，兼程返回凉州驻地，准备集结兵力，择日南下。

虽为窝阔台汗次子，阔端却既不像兄长贵由那样，身后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为其支撑，也不像三弟阔出那样，自幼深得父亲宠爱。相反，由于生母早逝，阔端在孩提时代承受过太多的委屈，也几乎从不被父亲关注。所幸阔端意志顽强、胸怀大志，当他一天天长大，逐渐展露出令人惊叹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他的才智渐为祖父和父亲所认可，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开始让他像拔都、蒙哥等人一样独当一面。

此次大举南征，窝阔台汗交给阔端的任务是攻取四川诸地。从昨晚到今天，阔端一直都在研究进军路线。

王妃遣人来请阔端吃晚饭，催了几次，阔端有些不耐烦，命侍卫将晚饭送到他的帅府，他就在帅府用餐。大约过了一刻钟，一个人走进来，整整齐齐地摆好碗盘，又倒了杯热茶，方才劝道：“王爷且歇息片刻，尝尝王妃为您准备的烤野鸡肉和油渍饼。”

阔端听见声音熟悉，回头一看，不由笑了，“塔海，怎么是你？”

塔海是阔端的心腹爱将，还有按察尔和多达那波，他们都是阔端帐前最受倚重的亲信将领，而这三员将领也确实各有才能。尤其是塔海，他虽然年轻，但在跟随阔端前，他曾给窝阔台汗做过两年宿卫和一年多的侍卫长，算得上窝阔台一朝的后起之秀。

塔海在阔端面前随便惯了，一边动手扯下一只烤鸡腿，一边嬉皮笑脸地说道：“我来见王爷，正好遇到侍卫送饭，就帮他送进来了。王爷，这烤野鸡肉蛮香的，我跟您沾点儿光，安慰安慰我的肚肠。”

阔端恍若未闻，拿起一根雕刻着精美花纹的指示棍，走到地图前。他对塔海说：“你来看这里。”随着话音，他手中的指示棍在地图上的几个地方点了点，“你有什么想法？”

塔海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眼神中闪过思索的光芒。“王爷的意思莫

非……”

阔端点点头：“对，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

塔海当然明白阔端的顾虑所在。事实上，这也是他匆匆来见阔端的原因。金国虽灭亡，但仍有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二十余州未下，尤其是亡金巩昌府总帅汪世显据地坚守，至今不肯出降。倘若西路军离开陕甘南下，汪世显兵出巩昌，抄其后路，只怕西路军难免顾此失彼，甚至还可能功亏一篑。

“既然如此，何不变动一下行军路线？”

“哦？说来听听。”

“改道西进，全力攻取秦、巩，规复陇右。我听说汪世显是金将中的翘楚，如果能将他收在王爷帐下，王爷岂不如虎添翼？”

“只是大汗的命令……”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汗在世时，对于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只确定大的方向，从不会过问细节。大汗想必也是如此。何况，我隐隐有种感觉，”塔海的语气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踌躇，“不知道对不对啊，只是个人的感觉而已。”

“你有话但说无妨。”

“是。王爷，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还不真正具备灭宋的条件。在宋、金、西夏中，金国、西夏所据，严格而论除了险山关隘，就只有黄河而已。宋却不同，它的北部边疆以东多为沼泽河川，又据长江之险，我们没有水师，不习水战，这是一。以西又多为山岳关隘，我们的骑兵很难施展，这是二。所以，只怕随着战事的深入，我们会遇到诸多困难。”

阔端沉默片刻，放下指示棍，回到帅案后坐下来。塔海拿着鸡腿还没顾不上吃，随手将鸡腿放进阔端面前的碗里。

阔端毫无胃口。每逢大战前后他常常如此，是以患上胃痛之症，此时，他的胃部又在发胀并隐隐作痛。

“王爷，您还是先把晚饭吃了吧，我们边吃边谈。”塔海催促道，声音里透出内心的关切。

阔端将盛着烤鸡的银盘推到塔海面前：“这只烤鸡都归你。”他边说边拣了一块油渍饼放进嘴里，心不在焉地咀嚼着，权充晚餐。

对于塔海的分析，阔端深有同感。这次回到汗营参加忽里勒台，从父汗对西征、东征及南征的部署上，他其实也能明显地感觉到父汗对南征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西征——甚至不及对东征的重视。对于东征，父汗似乎志在必得——高丽几降几叛，父汗当然不能容忍。而西征军队虽只有区区六万人，却集中了整个蒙古汗国最精锐的军队——长子军，配备的也是眼下国内最先进和最新式的攻城器械，西征军的统帅又是能征善战的堂兄拔都和蒙古国开国名将、常胜将军速不台。不仅如此，父汗对于西征的目标是相当明确的，就是巩固和扩大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的封地，将罗斯之地和钦察草原纳入蒙古帝国版图。

相比之下，对于南征，父汗似乎并没有一举征服南宋的把握，所有的进军安排都更像是一种军事试探，既无明确的主攻方向，又无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并且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也许对父汗而言，南征只是西征的辅助，对于有过背盟之举的南宋，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以武力威慑，可确保南宋在蒙古倾力西征期间采取守势……

塔海不知道阔端在想些什么，不敢冒昧动问，只是默默啃着鸡腿。阔端勉强吃了一块油渍饼，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塔海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知道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急忙命侍卫去传军医。对于主帅的胃病，塔海从这时起就留了心。但此时此刻塔海并未想到，阔端日后接受医治的过程，竟成为他与藏传佛教结缘的开始。

阔端服过药，塔海正准备将他送回王府安歇，却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小脚丫急促跑过的踢踢踏踏的声音，阔端与塔海对视一眼，脸上不由都露出会心的笑容。

只消片刻工夫，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跑了进来，他跑得太快，塔海怕他摔倒，上前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小男孩一副早有所知的表情：“我正找你呢，塔海。”

“蒙可都，你怎么来了？”阔端敛起笑容，问儿子。阔端与王妃婚后至今，膝下只有二子：长子名叫亚里吉台，年方七岁；次子名叫蒙可都，比亚里吉台小三岁。亚里吉台自幼体弱多病，这使阔端对次子寄予的希望反而更多一些。

塔海初来王府时做过一年阔端的侍卫长，那时他经常带蒙可都一起玩耍。他不是把蒙可都当成小主人，而是当成子侄一般疼爱，这使蒙可都对他的感

情极为亲近，平常没事总喜欢缠着他。他呢，也乐此不疲，对蒙可都可谓百依百顺，有求必应。

蒙可都顾不上回答父亲的问话，他调皮地拧了拧塔海的脸颊：“塔海，我们现在走吧。”他的手劲够大，塔海的脸顿时红了一片。

塔海把脸板了起来，“说好明天的。二王子，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

“我改变主意了。明天，你一定有事要忙，不可能有时间带我去骑马。你是大人，更要说话算数，既然明天你肯定没空，为什么不能今天就做明天的事？”

塔海诧异：“净说点儿大人话。你怎么知道我明天没空？”

“父王回来，连饭都顾不上跟我们一起吃，你又来这里见父王，不是有事是什么？”

“服你了，走就走。不过，我警告你啊，不许再拧我的脸了，被你拧坏了怎么办？我还没成亲呢。”

“那我跟母亲说说，让你跟我小姨成亲好不好？”

“好啊，你要跟王妃说就得快点。王爷，我带二王子去骑马了，您还是早些安歇吧。”

塔海说着，把蒙可都放下来，拉着他的手向外走去。突然，他想起什么，边走边问：“我说，二王子，你有小姨吗？”

蒙可都回头问阔端：“父王，我有小姨吗？”

阔端想笑，又忍住了。他正色回答：“你只有大姨，没有小姨。”

蒙可都吃惊地望着塔海，“那怎么办？”

塔海也不停下脚步，转眼间，一大一小两个人已出了帅府，来到院中。塔海俯身举起蒙可都，让他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才埋怨道：“没有嘛，你瞎许的哪门子愿！”说着，他驮着蒙可都开始奔跑，越跑越快，蒙可都在他肩上颠簸着，快乐地又是笑又是叫。阔端目送着他们远去，摇摇头，叹了口气，脸上不觉浮出浓浓的笑意。

叁

次日，阔端在帅府召开了一个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众将经过商议，达成一致意见：暂缓南下，改道西进，先行收复秦、巩未降诸州。择定出征日期后，